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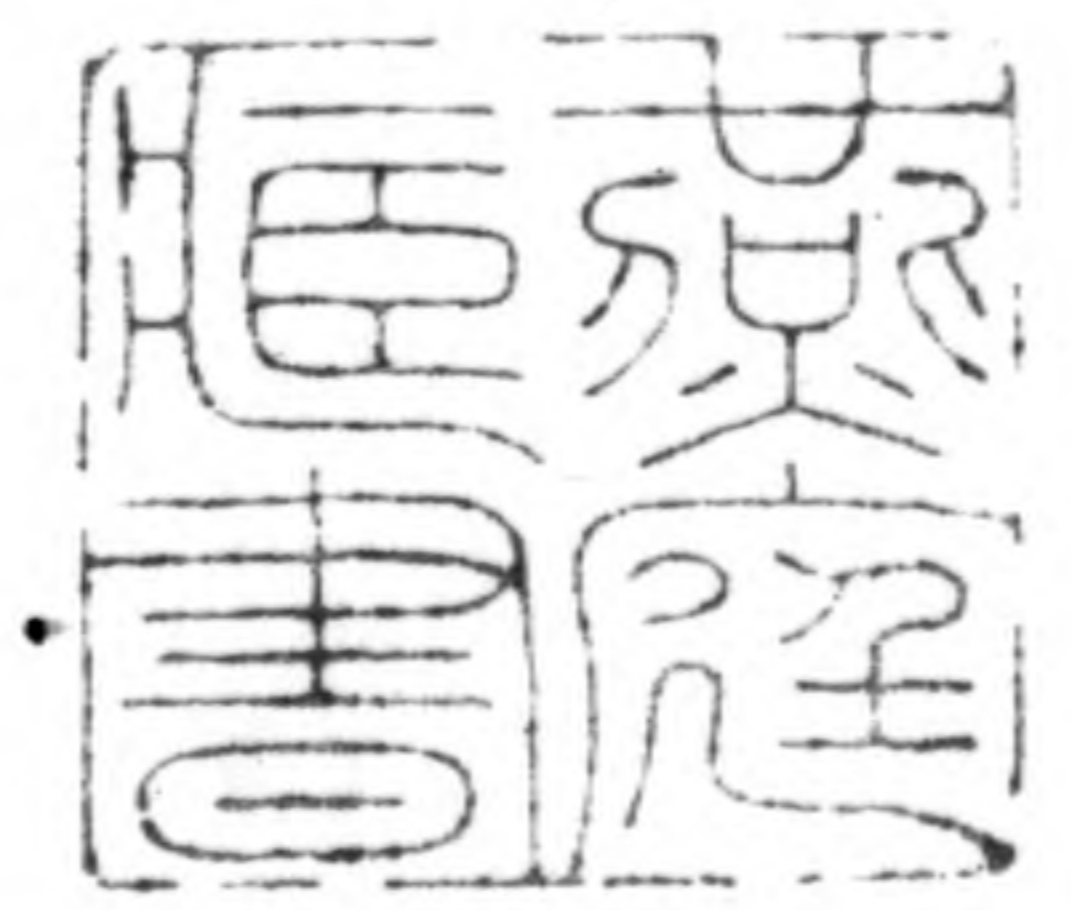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爲客言之而客略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



四明戴表元帥初

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
車而馳不舟而游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
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養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
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
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沈珠於淵藏金
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
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沉於仙人則又
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
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

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
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
爲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旣給用所棄
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
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
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
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
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叢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
吳暮齊晉異時千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而江
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
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叢山附州城之東
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
句踐常於此擇叢焉旣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旣而爲戒珠寺
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叢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
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
之則叢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

望之適如承塵負屨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
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
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
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
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
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
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
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叢山之爲廷
吉隱亦將幾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

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
愜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
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
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
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
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
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雹至

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
其爲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
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
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
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
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沈以藏
納嚴至於使人懔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
可以爽滋味可以卻污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
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

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剡人也
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人窶人有居兵衝而爲軍士誤俘其孥
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爲公府掾一日署檟如其類盡
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
萬計余聞其事每爲之哽咽及與仲彬游見其門庭潔修襟
宇瀟灑雖閹僮騎廝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
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其清
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
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

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瀹深雪而歸濯
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爲茗漿
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
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
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
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志以爲山水掩映碧而
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鄰而居久而情誼聲跡

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爲文溪焉余嘗
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者也不害其爲溪自夫人以
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爲溪累而
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
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羣有俱休顧不可無食
也而擷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
而遊喜則籍溪石而誣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
爲我我之爲溪乎而何者爲名何者爲累乎且吾久之殆將
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

容知乎南望驃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
背闕峰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
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
溟濛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
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強恨不疾
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
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爲衆人
之所晦是豈不可爲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
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

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爲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爲鄉關江湖爲室廬雲物爲軀骸邱壑爲心胷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爲拘此駭彼爲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

而有首邱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无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質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蠶釣弋芟荷榆

棗瓜蒞之入其俗有宗姻鄰黨歲時伏臘遊眺讌歌之娛自
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矍然觸以遐慨也故
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
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
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
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
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爲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鰲峰巨州之東南於

山爲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
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
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
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
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
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
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
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
以爲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

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共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煙返爲邱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脩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

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附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爲穴五後壁三用鬼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爲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甃結磚擲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附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

費鄉鄰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左右中枝之附穴不先釐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人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附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

骸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爲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爲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爲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蠶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潦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

苦專欲爲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養之慾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易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爲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拔以爲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爲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爲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爲控弦擬彈礪硯規割不當遠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

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爲知言因以爲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羗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腳鞞曾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

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鞞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元鞞微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鞞髮餘垂獨辮朱裘元鞞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檀冠如首經上標白犛牛尾旁躡一雕翎皮裘朱帶元履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襪與王同而紺鞞一紺帶素襪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鞞坐而僂指數曲奴青襦黃履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党項之西千碛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

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變然如生餘器藻黷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嵬瑣者混居羗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藪籟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
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持所
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爲有夜而
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爲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
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晝有夜其嘷嘷而
不能一邇來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飢
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沈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
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爲其學見其道
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

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滋之
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
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爲之宮室
焉而束之於躬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
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盪之於鼻
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
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
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
寺起廢旣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

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已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嚶嚶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

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鼻比塵尾瀟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旣而嚮之者滋廣又裒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

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日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一之

相於岩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洵湧絢耀珠纓繡幌纏繞燦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官李主騶廉祗庶緇素蒼儒同矚異盼駭駭驚怛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

不貸魁桀按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著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吾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

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海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颺馳而來霆突而奔雲蒸而盈者海之瀾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沈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淫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閘

爍之以陽鳥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癡魯
如敬推無所不為也如無所為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
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
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
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
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為
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為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

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
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宵臆決之蓋上古
鴻龐之初蒙倣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晝與人並行於途而
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
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
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
元徙橫山廢材增剏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
來剏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即北方元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
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

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僊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隄茶肆坐間元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秘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籲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褲鐵團圓句

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游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英槩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禎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

大手筆者爲董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菴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菱湖其滙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蒼潤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爲之邱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

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裸葬劉伯倫之荷鍤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苟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簣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托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嘆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

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興子弟使菱塘之枝棲爲鸞鳳錦
溪之瀾躍爲蛟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世而宗
不遷文華未繁而侵欺予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
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蓋係乎其人焉降及
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
命之貴適集其躬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乘

馬悶悶然思更之至擇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有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壤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羣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于薄有感之士得不懼而圖哉會稽唐氏爲東南聞族譜牒絲牽繩聯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人矣其遠祖通議大

夫之葬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於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以閒壤納之久而知爲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俛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洒掃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爲寫圖形標界石以信於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光先猷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能下勢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處鄉者不當然

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爲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隴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書來請文以繫於碑陰乃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酣詠山林沈溷鄉井亦云過矣久之嘆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哀工穿礪致鎡買山以成其高者

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磬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亘連圭起簾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鄰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子敬欲窺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

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脩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慮言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於敷

山之下是吳興之滎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爲慙姑爲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畧山十八年爲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自金陵官舍輦載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爲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

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爲遠雖吾亦以爲遠也今脫此持空
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
數寸之壤纔足以爲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鄰
繇逮今計之爲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
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
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
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
顛折下蛇行數千步而屬於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
表

而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爲瓠藤曰
天厨畧之右又從顛分垂高披

長錫長錫

之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與天厨齊如二肩垂支加高

而延延其也迴壁駐于良溪曰青梅潭青

梅間巉磽砂磧不堪有役於山者往往取逕冢

下儻有其處嵌者爲樊夷者爲舍以寧吾親不亦善

乎力可爲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顧吾家

有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

五年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

泣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

不 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
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
天厨罔不略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
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
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
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
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戴氏起雲
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
君之 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

君始疾以夢諭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
必以是藏我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
不 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
有剗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
而往往而睹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
資前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
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
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
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

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
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
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
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
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
年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
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

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
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
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
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橫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
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畫龍穴也惟十三府
君迷其葬當在衆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
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爲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
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
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

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鬪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縈縈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

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整青整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爲犁鏽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絲綿

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
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
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頤仲
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
倅温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
杏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
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
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壻於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
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

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
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
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
二日剡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滌字
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
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
牒至杭試一不中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
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
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

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頡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頌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葬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爲兒童時鄰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

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嘉字良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纔自表元得通家展敘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餽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飴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爲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

旁枝居鮎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
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
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爲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復小
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
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爲
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糾
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盡所睹聞登載簡冊以示剡源子
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
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
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
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
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
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
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
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
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

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
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
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
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
舍歲時過之蓬蒿没人猿鼯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
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
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要衝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
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
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

乘雲而去至漢而葛元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
丹穴夫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
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旣而壇廢旣而復置
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
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
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毫
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
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贏五百以克其用乾道丙戌
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

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贏二百山爲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探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

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憺然憂世無憻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宅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靈妙真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剋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與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

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稍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
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
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始以遺命
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
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
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石原園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
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
延燬籍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
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索躬畚鍤晝夜

興緝大人長者聞聲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
張公一援助爲多荆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
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複宇罔弗
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簪裳遊棲薰脩有憩朝
展有次歲時朔望羣瞻輩趨琅璈之音檀沈之氛風行雨沛
靈旂神槩陰翳閃爍崑崙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
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盍亟圖之以傳信
勸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
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

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爲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於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爲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縣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五

嶺截焉氣雄形深脩峭阻阨而其塗爲三吳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羣則螿蟲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爲病有土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鬪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既爲捐稼田爲畝者五圃地爲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

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兇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爲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真儒能爲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攷也五嶺於婺源爲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旱歲有司爲壇墀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爲民而設非尋常密土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爲時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雩祭之跡亦少而瑞龍爲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薰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

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帑洎諸莊嚴像飾之制靡
不完麗簷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
龍山也以昔焉廢之之易而今焉復之之亟何居是不繫其
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為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
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為也今夫妙薰師為
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興于邂逅功成於咄嗟劬躬
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
同宣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臨崇弼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藏
進退從容治辦豈不聳然異於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

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為記因為略敘本末若證驗文櫝傾
助氏名它石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朔日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
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
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為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
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皆農而何以
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於學以錄於鄉以升於朝其
尤秀者為大夫為卿為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

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唾壺塵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興然後一切鄙農不爲余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爲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溯漳河之流泉下車舒徐巡按阡陌班荆從容問勞父老禽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聞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糝

伏雌彈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噫嗚於是公因揚解張老進祝舉過庭之異聞修飲鄉之旅語雍雍乎于于乎其尚友溫國徵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爲材成父顧斯堂之名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爲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

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居死族葬服盡者舉同爨之總屬遠者預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散而況羣從尚近之親乎後世宗法先壞人無貴賤以析居異產為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於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徐君覺民嘗為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思齋公撫之猶子也為之督業為之聘師為之典衣鬻田以供其費比長為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舉廢公

亦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遂昌主簿而家且日肥覺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剏飛閣三間嚴像設潔龕凡^凡密鼓鐘割上肥田^腴十畝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曰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不許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

傳不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獎成之使爲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爲子姓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爲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參預所書其割田件目初閣月日載在祖籍祖棟此記者宜不著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爲尤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逾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爲壽懼如也顧舊堂頗迫隘明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爲个五爲楹十二魁深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天

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於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真事愜適無抵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爲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懽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轟人齒頰覺民有羨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爲覺民似不必甚羨于樂天今樂天在固將求爲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令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僮伎共之而不

及親矣新井之篇爲母受惡一斤司馬再遷分司逃讒畏譏
浮沈終身兼之門清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
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真
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
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爲康怡歲時晨昏問安
展慶綵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頤指而供帳給計
人生居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
凡爲人子者舉願爲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
弟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乃次第所欲陳之云

云以先之而因以爲記大德八年四月旣望

冰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季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真宮客有疑於冰雪相看云者
以問之其人臆之曰法師厭紛囂羞溷濁姑有取於天地間
清物以爲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羣有學道者
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
盡達人之云云哉且子以爲冰雪者孰爲之曰氣爲之曰氣
孰爲之曰水爲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爲雲爲雨爲霜露之屬
皆是也而得爲冰雪而可常常玩之乎曰冰雪之可玩者以

其爲水之變而愈清者也曰水變爲冰雪而愈清不曰冰雪
又變而爲水乎蓋嘗靜而思之冰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
迹天地者太虛之迹太虛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
相摩不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清而能以功言
行業著稱於時而超異于流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爲冰雪
也名成志就^而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冰雪之近於人
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明而憂讒畏譏名不能
終全志不得盡遂者冰雪之難成而須臾幻滅者也全貞守
素深潛不市以自善其道冰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斧斤

之戕風日之爍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
其爲冰雪清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於是吾遊于世而知夫
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
而小之不免爲愚夫愚婦之所共惑當其疾趨而求重關而
扃莫不以爲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于吾前而
不留于吾目蕭蕭然冰雪之不若也故冰雪一也有化之于
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
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爲恍惚怪誕故其事
難爲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瑶珠^琳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

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絕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
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況區區冰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
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嘆愧謝知世外
之學果有所未盡也托余述之而文之以爲記

晚香堂記

番禺樵隱吳君作新堂于壽樾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
名曰晚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爲記蓋當其時公之年
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
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褒美誇

嘆華編魏榜照耀山谷文軒貴驛震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
亦可以娛遲暮暢憂鬱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
居樾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
不汲汲以趨方番禺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組人無寧蹤而
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銓改舉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
公恬然猶前日也顧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燥濕前有清泉
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樾之美行豆觴業誦絃于其中已不
啻足必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
菊殆微懷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無

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
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
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
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
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晚甚猶徐行廉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
而士大夫聞晚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哉是爲記大德八年
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僊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聯不可勝數

也曾貫翁作先天觀于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
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
哉蓋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爲既不
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
已不翅足願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質之則樵
者捫岩而蘇耕者焚林而畚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爲居然
不敢決焉捨去爲之盡力攀陟一晷忽然而堂皇開突然而
輔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塵山臺山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
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

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
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發至
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絕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
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矚澗中曰
雲闕而遡少南第三橋曰桃花流水益南又橋曰道院北折匯
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折而西曰粟中
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躡深處陡上巍
屏轟張正與僊人岡塵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
菴曰逍遙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

我之頽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元圃益下橫二泉楷而瓠腹
者一瓢餘流爲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
諸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
觀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木
今皆翦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于此
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之及承
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爲僊者不
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岩絕谷不
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

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閒民矣臨川危公遠法師與余相遇于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于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乎公遠

乎子之室其既真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于茫茫行于冥冥得有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遠生于世家左元右史前道後術少無科舉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知其不遷使之貧賤可以知其不怵而又出門盡見天下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羨慕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餐芳襲腴蹇奇攬秀天爵之華內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遠方守之

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厚貸多糴而少獲其爲室也可謂之
有而能虛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遠爲老子學者
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
老子之虛虛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爲慈同物以爲和譬之與
天地八荒萬象爲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而虛之久則
將使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爲
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年孟
冬既望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